

尼山文库



儒教問題研究

黃玉順 著



人民出版社

尼山文库



儒教問題研究

黃玉頤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 旭
封面设计:周方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教问题研究/黄玉顺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
(尼山文库)

ISBN 978 - 7 - 01 - 010861 - 2

I. ①儒… II. ①黄…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1126 号

儒教问题研究

RUJIAO WENTI YANJIU

黄玉顺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5

字数:198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0861 - 2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命运问题始终是与儒家儒学的命运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①而儒家儒学的衰落与复兴，又始终是与围绕“儒教”问题的争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看到，“儒教”问题始终是近代、现代和当代中国思想学术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学界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地出现高潮。

本书所收录的文字，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儒教”问题的思考结果，绝大部分是已发表过的文章，今结集为《儒教问题研究》出版。全书包括五大部分：

（一）“儒教问题与中国哲学”部分，是在一般哲学和一般宗教学的层面上研究宗教问题与“儒教”问题的理论成果。包括：（1）论哲学与宗教中的超越与信念；（2）论“超越”与中国“三教”的超越方式；（3）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4）论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这些主题有所不同的论述之间，在内容上有些重复的地方，也是行文方便的需要。

（二）“儒教问题与当代‘儒教’评论”部分，是对当代“儒教”问题的一场争论的著名代表人物的观点的分析评说。包括：（1）首届全国儒教

^①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

问题研讨会上的主持语与发言;^① (2) 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

(三)“儒教问题与生活儒学”部分，是根据我所创立的、作为当今重要儒学派别的“生活儒学”的观念，来对“儒教”问题进行的思想理论探索。^② 包括：(1) 儒教论纲——儒家之仁爱、信仰、教化及宗教观念；(2) 生活儒学的儒教观念；(3) 诚者何罪？——《〈中庸〉君子论》评议（这是对著名基督教兼儒家学者谢文郁教授的一篇文章的批评，该文及拙文均将在《哲学门》刊出）。

(四)“儒教问题与当前‘儒教’批评”部分，可以说是对当前最新一轮“儒教”问题争论的忠实记录。^③ 包括：(1) 反求诸已：儒者何为——关于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的几点思考；(2) 儒家自有教法，不宜效法宗教——关于当前“儒教”问题的几点看法；(3) 再论当前“儒教”问题；(4) 就当前“儒教”问题致陈勇先生；(5) 《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前言；(6) 质问“儒教”：儒者何为？

(五)“附录”部分，收入一篇译文《预设的概念》，作者为西方两位著名语言学家 Hadumod Bussmann 和 George Yule，黄玉顺译。我之所以从事这项翻译，乃是鉴于：“预设”（presupposition）概念的澄清，乃是弄清“儒教”、宗教乃至一般哲学的实质的一个必要的理论条件，而人们对此却不甚了了。

通过以上研究，《儒教问题研究》一书较为全面地涉及了当代“儒教”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及其最新进展，或许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故结集出版，献给广大读者，以待批评指正。

我曾说过，儒家儒学在未来十年的发展，可能有两个热点：一个热点是

① 这是由中国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主办的、于2005年12月在广东从化召开的首届全国儒教问题研讨会。

② 关于“生活儒学”，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关于这场争论，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广义的“政治儒学”，就是以儒学原理来处理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问题；^① 另一个热点则是广义的“儒教”，就是以儒家的一些基本观念为信仰的传播活动，其中包括狭义的“儒教”、即现代宗教意义上的“儒教”。就此而论，可以预见，“儒教”问题仍然会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现实问题，值得继续加以关注。

① 本人正在进行的“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研究亦属这个范畴。

目 录

一、 儒教问题与中国哲学

论哲学与宗教中的超越与信念	(3)
论“超越”与中国“三教”的超越方式	(23)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36)
论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观念	(45)
——评“儒教”说与“内在超越”说	

二、 儒教问题与当代“儒教”评论

首届全国儒教问题研讨会上的主持语与发言	(63)
儒教与形而上学问题	(75)
——对鞠曦、陈明、蒋庆的评论	

三、儒教问题与生活儒学

儒教论纲	(85)
——儒家之仁爱、信仰、教化及宗教观念	
生活儒学的儒教观念	(99)
诚者何罪？	(125)
——《〈中庸〉君子论》评议	

四、儒教问题与当前“儒教”批评

反求诸己：儒者何为	(143)
——关于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事件的几点思考	
儒家自有教法，不宜效法宗教	(147)
——关于当前“儒教”问题的几点看法	
再论当前“儒教”问题	(156)
——对陈勇先生回应之回应	
就当前“儒教”问题致陈勇先生	(164)
《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前言	(170)
质问“儒教”：儒者何为？	(173)

五、附 录

预设的概念（译文）	H. 布斯曼、于尔著 黄玉顺译 (179)
后 记	(193)

一、 儒教问题与 中国哲学

论哲学与宗教中的超越与信念^①

宗教与哲学中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澄清，我们就无法透彻地理解宗教与哲学。“超越”与“信念”以及“预设”的关系就是这样根本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1. 超越问题

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是否具有“超越性”的问题，再次引起了中国哲学阐释者们的普遍关注。这与另一个问题密切相关：儒学或“儒教”^② 究竟是不是一种宗教？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学者，愿意相信儒学确实是一种宗教，或者具有宗教性。^③ 但是儒学与通常所见的宗教又确实具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重要区别，于是近年人们较多地谈论儒

① 转自 www. doc88. com, 2002—02—12。此文作于 2002 年初。

② 儒家之被称为“儒教”以及“三教”之说，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当初所谓“教”，其本义并不是说的宗教，而只是说的“教化”。中国古代虽有宗教，但是并无现今“宗教”这个观念。古来“三教”具有一种共同的社会功能，就是教化作用。

③ 视儒家为宗教，实际上有两种立场：一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代表的立场，对儒家的宗教性“唯心主义”持批判态度；一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代表的立场，对儒家的宗教“超越性”持认同捍卫的态度。

家的所谓“内在超越”问题。^① 他们认为西方宗教的超越是一种“外在超越”，即在人的存在之外的彼岸去寻求一种超越性存在者，例如上帝；而中国的儒学也追求超越，但并不在人的存在之外去寻求这种超越性存在者，故而是一种“内在超越”。

这种意见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具有超越性的就是宗教或具有宗教性，因为只有宗教才有超越性；儒学具有超越性，因而儒学也是一种宗教，至少可以说具有宗教性或宗教精神。本文的任务不在说明儒学究竟是否宗教，而在澄清：是否只有宗教才存在超越性问题？超越性的实质是什么？它的观念前提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超越”观念并不仅仅是宗教特有的，它与哲学的“超验”、“先验”问题直接相关：它们都是 *transcend* 一词及其一系列派生词的汉译，依其使用场合的不同，宗教上译为“超越”，而哲学上则通常译为“超验”、“先验”。现今西方哲学研究者从先验哲学的角度讨论胡塞尔现象学的 *transzendental*（先验论的）问题，而中国哲学研究者则从宗教精神的角度讨论儒学的“超越性”（*the characteristic of transcending*）问题，他们往往自说自话，结果造成了一些理论混乱而不自知。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汉语翻译当中带来的问题，西方人自己仍然有这类纠缠。例如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方面坚决拒绝任何“超验存在”或者“超越性存在者”（*Transzendenz*），另一方面却竭力主张“面向事情本身”，也就是“还原”到“先验意识”（*Transzendental bewusstsein*）。其实，哲学的“先验”、“超验”与宗教的“超越”语出同源而相通；先验和超验也是某种超越，尽管不是宗教式的超越。

2. 信念问题

这是一个人们很少谈到的问题：超越问题与信念（Belief）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迄今为止，人们在谈论超越问题时，很少想到它与信念的关系。然而事实上，不论宗教还是哲学，凡超越都是基于信念的。因为超越就是超出

^① 这个问题的由来在于：鉴于有人以中国传统缺乏西方那种宗教超越精神而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某些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西方式的超越只是一种“外在超越”，而中国儒家式的是“内在超越”。

自身，追求某种超越性存在者。然而这种超越性存在者，无论上帝还是理念、天、道、至善之类，总之，任何终极性存在者，其存在本身都是不可求证的，而只是一种信念。信念就是“相信”某物存在。没有这种信念，就谈不上超越，乃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超越的意图。一般来说，超越追求基于两种基本的信念：一个表现为事实判断，即相信它是存在的；一个表现为价值判断，即相信它是纯粹的、绝对的、至善的等等。事实上，人之追求超越，是必须拥有这种信念的。超越就是追求某物，而追求某物的首要前提是相信它存在。佛家的成佛，道家的成仙，基督教的皈依上帝和向往天国，莫不基于对佛祖境界、神仙世界和上帝天国的存在信念。谁也不会去追求那明知道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的东西。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信念：自我存在。追求某种超越性存在者，就要超出自身存在，其前提是我们对这两者（*transcendence, existence*）的存在都是深信不疑的。康德有一段著名的话与此论题密切相关：“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① 前者与对超越性存在者的信念有关，后者与对我们自我存在的信念有关。庄子虽然怀疑到底是庄生梦蝶、还是蝶梦庄生，但是他显然仍然相信有某种自我的主体存在：不是庄生就是蝴蝶，作为“梦者”存在着。

3. 预设问题

如果说超越是基于信念的，那么信念就是基于预设（*presupposition*）的。以上不可求证的信念乃是我们思维乃至行为的观念前提，这种“不证自明”的前提其实就是预设。我们的视听言动都是基于这类观念的，虽然我们不一定意识到。表现在话语中，这种我们深信不疑的作为言行的前提条件、但是没有说出来、甚至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正是典型的语义预设。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预设”这个词语在国内哲学领域的著述中日益频繁地出现，似乎正在成为哲学思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话语；但是另一方面，对“预设”本身、尤其是它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的讨论却付诸阙如。其结果是

^① 康德著，韩水法译：《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77页。

“预设”这个术语的大量误用，同时它对于哲学和宗教的重要意义却并没有得到适当的彰显。

“预设”确实是个极为重要、但是国内一般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界和宗教学界迄今罕有研究的课题。即便是在国外，较多的研究也都是在逻辑学、语义学和语用学领域进行的，而且即使在语言学界，“人们已更少地表现出关于对这些现象的逻辑分析的技术性讨论类型的兴趣”^①，这是因为人们感到这实在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以至“带来了诸多争论”；“该术语还不是清楚明白的，一方面是因为从逻辑概念向自然语言的转移并不是由一套转换演算规则支配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便在最好情况下，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在自然语言分析中的角色也还是不清楚的”^②。但是，“预设”对于我们理解宗教与哲学中的超越与信念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不可不予讨论。

二、超越问题的视域

讨论任何问题须事先确定其理论视域，“超越”问题亦然。

1. 个体性视域（Horizon of individuality）

首先必须确定，超越问题纯粹是一个关于个体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从个体问题出发的。一切哲学和宗教问题都是发源于自我意识的，超越问题的起因乃是自我意识的某种内在紧张，而自我意识必定首先是一种个体意识。人从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自身与众不同的独特存在那一刻开始，借用存在主义的说法，他就注定陷入“操心”和“烦”、“畏”之中，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存在与时间”^③ 的问题：他意识到自身“此在”（Dasein）在时间上乃是非常有限的，或者通俗地说，他知道自己总

^① George Yule: *Pragmatics*. Chapter 4: Presupposition and Entailment. *Oxford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Presupposition, quoted from Hadumod Bussmann's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nglish edition © Routledge 1996.

^③ 这是海德格尔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主题。

有一天要死。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过：“在世的‘终结’就是死亡。这一属于能在亦即属于生存的终结，界定着、规定着此在的向来就可能的整体性”；“在畏这种现身情态中，被抛进死亡的状态对它绽露得更原始更中切些”；“此在在死亡中达到整全同时就是丧失了此之在。”然而它所导向的却是一种超越：“能在”。“此在的死亡是不再能此在的可能性。当此在作为这种可能性悬临于它自身之前时，它就被充分地指引向它最本己的能在了”；“畏死不是个别人的一种随便和偶然的‘软弱’情绪，而是此在的基本现身情态，它展开了此在作为被抛向其终结的存在而生存的情况”；“畏所为而畏者则完完全全是此在的能在”。^① 狄尔泰（W. Dilthey）说：“归根结底，从生到死，这一关联最深刻而普遍地规定了我们此在的感受，这是因为那由死而来的生存的界限，对于我们对生的领会和评价，总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② 超越的问题，本质上是关于“不朽”的问题。西语 to transcend 的原义，是指“超出……范围”。追求某种无限性的存在，首先就是超出有限性的自我存在或者“此在”。这就是超越问题的个体性原则。

2. 先验性视域（Horizon of apriority）

第二点需要明确的是：超越问题是从“超越经验”开始的。上述种种“操心”、“烦”、“畏”意识都是通过经验给与的，都是直观感知的“原初所与”（originär gebende，胡塞尔语，the primordial given）。“第一位的、‘自然的’认识领域以及该领域中一切科学的这种给与的直观，就是经验”；一方面，“我们在‘外在知觉’中对自然事物有着原初的经验”；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所谓内知觉或自我知觉中有对我们自己和对我们意识状态的原初经验”。^③ 自我意识是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对照的结果。所以，超越的最初含义就是从经验开始而超出经验。胡塞尔现象学就是一个典型，它从自然立场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9、288、273、288页。

^② 转引自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二篇第一章第49节原注，第286页。

^③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8页。胡塞尔这里所论列的乃是经验主义的所与，而这正是他所“悬搁”的；在他看来，真正的原初所与乃是纯粹先验意识。这就是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

(natural standpoint) 的经验意识开始，然后把它“置入括符”(Einklammerung)之中“悬搁”(Epoché)起来，通过“还原”(Reduktion)，在“直观”(Auschaung)中达到“先验意识”(Transzental Bewusstsein)。惟其如此，有一派哲学是决不谈论超越问题的，那就是经验主义者。他们认为，经验之外的任何存在都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不可知的。例如现代分析哲学，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于经验以外的存在理论都是形而上学的胡说。所以，最低限度的超越就是超越个体的经验存在。

3. 存在论视域 (Horizon of ontology)

正因为如此，超越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或者叫做形而上学历题，因为它总是指涉着在个体经验存在之外的某种终极存在者 (Ultimate Being)，这种终极存在者作为“终极因”(the ultimate cause)，作为“原初给与”，是一种“绝对的在先”(the absolute prior)——不论在时空上、还是在逻辑上。在时空上，它就是所谓“本体”(Noumenon)；在逻辑上，它就是语义“预设”(Presupposition)。我们当下的经验性质的言谈，总是指涉着经验背后的某种存在承诺。为此，我们可以观念地无穷倒溯，于是，对人来说，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超越问题指涉的就是一个绝对的、终极的、纯粹的“所与”(gebende / the given)。假如我们把这种原初的所与规定为感知经验，如上所述，那就不存在超越问题了；而一旦不满足于感知，试图超越经验范畴，这种所与就会因人而异，它可能是先验理性、纯粹自我意识或者心性良知、理念或者“天理”“天道”、上帝或者“天”“命”，等等。这就是典型的存在论问题了。

总起来说，超越有三个基本的理论视域：关于超越者(transcender)的个体性原则，关于超越物(transcendence)的存在性原则，关于超越方式(the manner of transcending)的先验性原则或者非经验性原则。如西方基督教的观念，“灵魂”“获救”问题就是一个纯粹个体性问题；现世的经验生存乃是苦难，“天堂”则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上帝”作为超越性存在物，是一切存在的本原和本质。

三、超越的谱带

归纳古今中外的哲学和宗教，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统一的“超越谱带”(transcending spectrum)^①，或曰“哲学与宗教的超越连续统”(the continuum of transcending betwee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1. 超越经验 (transcending experience)

这是理性主义哲学的最低要求。这种意义的超越，准确的含义是指的 *apriori* (prior-to-origin)：先验的；或者演绎的，由因推果的。与之相对的则是 *aposteriori* (posterior-to-origin)：经验（之后）的，根据经验的；或者归纳的，由果溯因的，由事实推原理的。前者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就是 *apriorism*：先验论；或者先验原理，演绎推论。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则是 *apriority*：先验法，或者先验性。我说它是“理性主义哲学的最低要求”，例如，虽然笛卡儿及胡塞尔的先验论只是超越经验的，他们坚决反对以任何“超验”存在(transcendance / Transzendenz)为预设^②；但是柏拉图或黑格尔的先验论却正是以这种超验存在或者超越存在物为其预设的，那就是他们的“理念”(Idee / idea)。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性主义，但都是从超越感知经验开始的。

2. 超越理性 (transcending reason)

这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甚至某些存在主义哲学的最低要求。近代以来的所谓“人文主义”哲学派别基本上是这种超越理性的哲学。他们被称为“非理性主义”的，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就其所要把握的对象来看，不仅经验、即使理性也不是初始的存在。真正原初的所与乃是意志^③或者

^① 这里似有必要指出：这个谱带并不表明思维水平的高低梯级，而是平行的，即只表明各种不同的观念对于终极存在的不同理解而已。

^② 胡塞尔以 *transcendental* (先验的) 纯粹意识作为绝对原初所与，而坚决反对以任何 *Transzendenz* (超越物) 为预设。前者在人的意识之内，而后者在人的意识之外。

^③ 此意志不仅指心理范畴的指向行为的“意志”，而且包含了情感、乃至于潜意识冲动在内。